



无名氏散文



责任编辑:傅菊坪

装帧设计:梁 珊

封面画:韩黎坤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 - 1998 - 61 号

无名氏散文

无名氏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千岛湖环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千岛湖南山路 1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3 字数 243000 印数 00001—10000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115-6/I · 1026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青年时代的无名氏



21 岁的赵无华、名画家赵无极的大妹

不死的黑玫瑰

自序

“只有在离开了你以后，才发觉自己是怎样地不愿离开你，和离不开你。只要是剩下我一个，独自留在房间里，就不能有一刻不想你。想到你待我的那些好，就禁不住哭。又知道你最不愿意我淌眼泪，就只好拼命忍住。宁，这样的日子真不好过。真盼望你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只要一看见你，我整个人似乎就要溶化了。……”

“就算我曾经给过人家痛苦、或不愉快，但那也仅仅不过是两三个星期的事。可别人呢？他却整整毁了我一辈子，坑了我一辈子！……你也不想想，这几年来，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你比谁都清楚，从前我相当丰

腴，从不敢吃牛奶鸡蛋，一吃就胖。现在呢，我拼命吃牛奶鸡蛋……可依然骨瘦如柴。……我简直是在害一场可怕的慢性病，连续四年。”

“你最恼我时，其时正是我最喜欢你时。”

“爱你，这是我今生对生命的唯一希望。……如果真有轮回，我甚至幻想前生曾经深爱你，那是何等的幸福呀！”

“我离开世界时，你这些可爱的信是我唯一的殉葬品。”

这六炷甜美的声音，有两炷发自我先后的两个另一半。

还有另外两三位蔷薇人儿，也倾吐过多少类似的音籁。

有一段时期，我的生命就像薄皮银艇，飘浮在这些音浪上。那些日子，音浪似美酒，一对鸳鸯时时刻刻在品酒，饮酒，醉酒，整个灵魂常有点醉醺醺的，有时简直是大醉，不醉时，至少也有点像服了些迷幻药，肉体不大像在人间。大地已变成一片云雾，我们不断腾云驾雾。另外的时辰，我们则像天鹅展羽翅，悠悠飞，飞在幸福的天空，仿佛再没有地球，只有天空，世界只是一穹天空。万里红尘再不沾我们性灵分毫。

不用说，享受这些比土星瑰丽光环更美的幸福，有的是在这些声音之前，有的正在这类声音包围中，有的在声音之后。反正，不只是我，古往今来，总有许多

生命，似曾在这类声音中化为蕤粉，而深深深深沉醉于一秒等于亿万千年永恒时辰中。而一秒又一秒，把一条条生命幻变为万万千千条带蜂蜜味的生命。

当时，哪怕我谛听到其中那一炷带痛苦味的倾诉时，我浑身虽在颤抖，却仍是幸福的颤抖，因为想不到她竟爱我爱得这样深。

现在，这些水仙花似的音籁，大部分已离我远远远远了。声音虽已远隔数十春秋，但它们的香气，有时仍在四周氤氲，飘漾。

话说回来，这些令灵魂透明、灵魂完全出窍的音籁，毕竟是一座最最通往爱情至上境之门，更是爱情的“三十三天玫瑰天”之门，这也正是我在这些爱情故事节要中所透露的一点芬芳讯息。

我与无华的故事，虽然逼我以后几乎付出三十三年沉入苦海的代价，但我绝不后悔，不管别人怎样想，怎样说，我个人却深觉这个代价是值得付的。因为，在生命恶山险岭中，爱情常是一口深不可测的窟窿，它有时神秘，有时极恐怖，有时甚至像西班牙大作家乌那木纳的名著《沉默的窟》，一进去，就永不会出来。我和赵无华小姐这段浓情，虽不是一口邃不可测的窟，却帮助我多少触及窟的深层，甚至底层，以及窟的无上奥义。除了享受窟底的神秘美、无穷美之外，还多少参透它的另一侧面的玄机。我虽不敢说我已真正微悟维纳斯女神灵魂的真相，可多少也摸触到她的最真实的血

肉与灵性。

附带的丰收是我那本《海艳》中的印蒂给瞿萦的一封信。这封信不只使这册小说的故事比较圆全，还赢得对爱情深有研究的曾昭旭教授的欣赏。为了这封信，他发表了一篇专文《论浪漫与激情》。他说：“无名氏的这篇文章（指信），真可说是从生命彻底燃烧所剩下的灰烬中提炼出来的一颗舍利子，亦以是不能不令读者为之深心震悼。”

有些读者说：这封信真是把爱情写绝了。

假如不是沉入和无华爱情漩涡的底层，我不可能写出这封信。

现在读来，这封信的某些文字倒应加以补充。比如，信上说：“你对我过度旺盛的爱，像大蟒蛇缠住我，透不过气了，……我的灵魂需要舒解，透一口气。其实，这条蟒蛇的紧缠有时对我是极其舒服的。缠得越紧，越甜。一停止缠了，反而有点空虚，仿佛有什么死亡了，甚至感到相当痛苦。”

归根结底，我们那种爱法，恐怕一千人中难得有一二。我们当时的抒情风格，和现在宝岛两性青年大不相同。

就拿上述“空虚”说吧！倒不是说我们成天到晚非得紧紧抱着，这才觉得不空。而是：她必须整天看见我在一边，我呢，也巴望她成日不离开这幢别墅。

因为不希望我和她分开，哪怕是一小时、两小时，

我想进城为她买点鲜花、鲜水果，和一些吃食，她也不肯。她宁可不吃这些，也不让我走。有时，我真是不得不进城办点急事了，她连客厅也坐不住，寝室更是呆不下，平日几乎扮演天堂角色的空间，现在却有点恐怖了。她便嘱咐小保姆把沙发搬到廊庑尽头，她坐着，巴巴面对大铁门，我一回来，门才开，她就会很快看见我，立刻为我倒茶，进香烟，擦火柴等等，仿佛迎接什么贵宾似的。我知道，若局促于室内，太闷气。只要我不在，她就闷，只有坐在院子里，才能透透闷气。而且，脸对大门坐着，她离外面的我似乎距离也较近些。

我所以说这些细事，只在证明“鸳鸯定律”。这两只爱情鸟，若一只失散，另一只很快死去。当时我俩虽还没有疯到这种程度，却也很可观了。

当真，在西湖畔葛岭花香鸟语中，我和无华享受的那种纯诗境，类似神仙境、不只是男女性灵妙境，更仿佛比红海更深比玫瑰更火红的深深深深情。这情真如神话中的罗沙法衣，一黏上，就永远与血肉化成一片。

真怪，当时两人真似形与影，须臾不能离，不愿离，不肯离，离不了，一离，真有点像天将崩，地要坍。一条生命，一个蛮大蛮大的人，竟会变成这种模样，浑似婴儿离不开母亲怀抱，真是怪，可也真放射出情的真理光芒。情就是不许生命有两条，只准一条，“二”必须是“一”。

无华有点眼疾，不宜看书，她也不许我看书，除非我替她念书。一发现我在阅报，读书，写字，写日记，红嘴就撅得怪怪的。或者，明知我在做什么，却故意调皮地问，声音倒蛮温柔，“你在做什么呀？”这最后一个“呀”字，等于揷电铃，我不得不把报纸摺开，或者停笔。要不，她就躺到寝室床上，唉声叹气，我哪受得了这份惩罚，就赶快进房向她道歉。吓得我以后一见她撅嘴，说到“呀”字，就赶快把读、写的事煞车。她宁可我一事不做，守着她，闲说。天知道，也不晓得哪来这一大车子话，总是说不完，就像天上星星数不完。到了后来，真说累了，就听音乐，或者，一句话不说，你干瞪我，我干瞪你，而且，越瞪越有意思，仿佛瞪不够，瞪到后来，两人全笑起来，却仍继续瞪。就这样，消磨个十几分钟，也感到其乐陶陶。

一句话，她需要我整个生命。

而我，前后足足有三个月，真是分分秒秒全被她绑得紧紧的，不，我简直是被她吃掉了。连上街办事时，也想她，做梦，也梦她。不用说，不只这三个月，连别后近一个月，直到她住医院，最后进天堂，将近五个月，也被她五花大绑，绑得天昏地黑。她也被我吃掉了。这段时间，她整个灵魂全和我的灵魂熔成一片。

无华病重时，曾向我暗示，希望我烧掉所写的日记及相关文字，可我怎么烧？我怎忍烧？又怎舍得烧？无华上天堂了，只剩下这些文字陪我，有时读个若干

页，虽心酸，可也甜甜的。我和中俄混血儿塔玛拉（中名刘雅歌）小姐的那幅抒情风景，我既已写成长篇小说《绿色的回声》，我自然也得把我俩的抒情的内核图景公之于世。因为，这两帧抒情画放射出人类浓情的两极色彩，也是我平生两大抒情画卷。

无华走了四十七年了，在我这样的年龄，我还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回忆她，这就说明：人类某种情感实是西天瑶池四时不谢之花。在此书《黑玫瑰之忆中》，我曾说，玫瑰是“象征花”，西方人爱以此花象征爱情，那么，红玫瑰若是“玫瑰的白昼”，则美国植物学家包班克培植出来的“黑玫瑰”，却是“玫瑰的黑夜”。我和无华合制的抒情画卷，可算是“黑玫瑰画卷”。在我心目中，这却是一幅不死的黑玫瑰。

李义少最著名的写情诗句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了描绘这幅黑玫瑰的奥邃内景，我想把李诗改成下面两句：“春蚕到死丝未尽，蜡炬成灰泪不干”。

这两句诗，我就跪着献给在天上的亲爱的华，算是纪念这颗可爱灵魂升天四十七周年吧！

一九九七年九月七日

目 录

第一辑 抒情烟云

葛岭梦忆	1
吟月	6
涓流	15
潇湘	20
吻潮	25
西湖风情画	31
维纳斯三昧	36
平湖秋月书声	40

万花遮面不知依	48
心心	70
黑色的早晨	79
情简	93
海上飞鸿	97
桥影流虹	99
她静静睡了	117
火山反应	129
泪之河	140
烟	151
秋	160
一封寄给天堂的信	162
黑玫瑰之忆	166
附录 人性风景	172

第二辑 抒情梦卷

抒情梦卷 卷一	180
抒情梦卷 卷二	192
抒情梦卷 卷三	197
忆四十年前一幅鸳鸯图	201
情书	205
一封给西湖的信	215
永恒的记忆	225

第三辑 仓库大师

仓库大师	237
忆林风眠片断	248
中国 巴黎画展	252
我的行李	258
从一只纤手想起	264
夜入桃花源	274
柠檬	280
长跑	287
静观蓖麻子树	292

华岳雪景	300
青衣	306
最后的防线	311
童魅	313
水夜	318

第四辑 夕阳语片

夕阳语片	322
灵与肉	344
上帝传	349
岩滴	354
室内装置（外三章）	358
夏日思汁	362
思瓣	367
速溶思汁	371